

# 葡風澳韻：多語言的天然實驗室

吳志良

澳門作為南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語言最初相遇、相識和相知的地方。四百多年前，利瑪竇在這裏研習漢語，將《四書》譯向西方；中國詩人屈大均的詩詞從這裏隨商船遠播南洋。正如大三巴的殘壁，既銘刻着拉丁文的《聖經》箴言，也融會了東方的牡丹浮雕——這便是澳門：一座用磚石與血肉書寫文明對話史詩的「海上書房」。

澳門雖僅三十餘平方公里，卻承載着人類文明交流的宏大命題，肩負着崇高的文化使命。自明嘉靖年間開埠，這裏便成為中華文化的守護港：媽閣廟的香火五百年未絕，嶺南古音的韻調仍在街巷回響；同時它又是西學東漸的首站，中國第一部《葡中字典》、《華英詞典》、第一份外文報紙《蜜蜂華報》皆誕生於此，歷史文化遺存豐富。這種雙重性，塑造了我們最珍貴的特質——「不同而和、和而不同」。這是中華文明的精髓，也是澳門的寶貴財富和核心價值。

我們一直強調，澳門既完整保存了中華文化的基因，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是不同文明的試驗田和示範地，歷史經驗充分證明，人類完全可以在差異中共生共榮，「文明衝突論」不攻而破。在澳門，教堂與廟宇並肩而立，新娘晨穿旗袍拜關公，午披婚紗進教堂，這種生活化的交融，深入每一個人的日常，比任何理論都更有力。

這種包容並非偶然。作為移民城市，我們深知，自己如同「大海中的小舢舨」，經不起風浪顛簸，唯有同舟共濟、守望相助，才能破

浪前行。我們深知，生活在不同文化的夾縫中，唯有敞開胸懷，面向世界，接納一切可以接納的新生事物，才能生存發展。而今天，當人工智能浪潮席捲全球，澳門這座文明交流的古老橋樑，正迎來新的歷史使命，那就是重啟澳門文明交流互鑒的傳統功能，打造中華文化對外傳播基地和中國的文化硅谷。

AI時代，為文明互鑒提供了全新機遇。澳門現存數十萬件明清雙語檔案，街名標識沿用中葡雙語，市井交談常混雜着粵語、葡語、馬來語等詞彙。這些語言「活化石」，正是中華文明協和萬邦、海納百川的實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高院院長的見證下，近日與澳門科技大學共建聯合實驗室，可賀可喜。作為國家語言研究的重鎮，該所已建成百萬級多模態語料庫，其語言學重點實驗室更在人工智能驅動的語言分析領域取得了顯著突破，無疑會極大地促進澳門變化多樣的豐富語言資料的研究。

國家戰略已經為我們指明了方向。「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澳門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為語言研究插上技術之翼；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首次提出港澳要深化對外交往合作。當澳門的多語言基因，遇上社科院的研究實力與AI的算力，一場強強聯合的學術革命呼之欲出，必將助力文化交流互鑒，澳門履行其文化使命也如虎添翼。

我們一直認為，從具有中西文明雙重性的澳門再出發看世界，可以重構全球知識圖譜。

設立多語言研究實驗室，可以重溯澳門語言史研究，重溫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人最初溝通對話的方式方法和思維模式，構建全球首個「澳門語言時空圖譜」，激活「文明實驗室」，通過AI解析明清時期葡文公文中的粵語借詞，還原海上絲綢之路和中葡交往的語言碰撞，避免再發生「禮儀之爭」這類悲劇；用語音合成技術「復活」十九世紀土生葡人歌謠，讓消逝的混聲重響濠江。我們也很好奇，澳門基金會推動的澳門記憶平台、《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粵澳公牘錄存》以及《清代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二百卷文獻中，到底還埋藏着多少待解的文化密碼？

多年來，我們一直不懈努力，創新文明傳播手段，令澳門成為中國敘事國際化改造的工場，用AI分析西方受眾認知偏好，將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沉浸式元宇宙史詩；借力澳門中葡雙語人才庫，為儒家經典和現代名著開

發適配葡語世界的對話機器人，讓中華文明走得更遠、更廣、更深入民心，踐行我們提出的願景：「用西方看得明白的符號，講述東方聽得懂的故事，讓澳門成為中華文化出海的數字碼頭。」澳門多語言聯合實驗室的設立，還有助於培育未來力量，共建「數字方舟」，期待實驗室設立「AI語言工程師」培養計劃，聯通社科院與澳門高校課程；開發「一帶一路」語言通APP，用澳門土生葡語研究經驗保護沿線瀕危語種。澳門基金會很樂意開放「澳門記憶」首批四萬多件數字化文獻，供機器學習使用；也將加大力度，鼓勵支持更多的語言學家和科技工作者來參與這一個項目，盡早出成果，讓語言之光照亮人類未來。

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澳門，正如她區旗上的蓮花，植根中華沃土，綻放四海芬芳。讓我們以這座「語言方舟」為載體，守護人類文明的基因庫，架設心靈相通的跨海橋，點燃智能時代的文化光！



前些日子，我在媽閣廟見到一位葡裔老人用粵語教孫子誦讀楹聯——「德周化宇，澤潤生民」，令人難忘。這八個字，恰似我們對實驗室的期待：讓語言研究涵養文明氣象，以技術仁心澤被天下蒼生。

◀澳門聖老楞佐教堂（風順堂）。

## 七日談

（澳門篇）

## 愛在人工智能時

愛情本來是件手工活。從前的人，用紙筆寫情書，一字一句地斟酌，墨水在紙上洇開，如同心事在胸腔裏擴散。那字跡或工整或潦草，總歸是帶着體溫的。如今，人們對着冷光屏敲打表情符號，連「我愛你」三個字都嫌太長，索性以一個心形圖標了事。這心形是標準制式，大小均勻，紅得刺目，卻不知是何人的心血。

馬奎斯筆下的人物，在瘟疫蔓延時仍然執著地相愛，他們的愛情如同百年老樹，根鬚深入泥土，縱使地面上枝幹扭曲，地下的糾纏卻愈發緊密。而今天的愛情，倒像是水培植物，根鬚懸在營養液裏，看似青翠，實則無土可依。智能手機成了新的媒婆，算法比月老更懂得撮合，它知道你喜歡什麼類型的面孔，鍾意什麼氣味的靈魂——如果靈魂真有氣味的話。

戀人坐在咖啡館的兩端，各自埋頭於掌中的方寸之地。他們時而抬頭相視一笑，又迅速低頭繼續敲打即時通訊軟體交談。嘴唇緊閉，指尖飛舞，愛情成了加密傳輸的數據包。我不禁想上世紀九十年代卡拉OK廳裏那些嘶嘶力竭的情歌，人們寧可對着麥克風傾訴衷腸，也不願轉向身旁之人的耳畔低語。鄧麗君的「甜蜜蜜」單純的愛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流行曲裏充斥着「已讀不回」、「拉黑刪除」這樣的詞彙，愛情變得像是一串程式代碼，運行順暢時花好月圓，一旦出錯便整個當機。

當下人工智能會令愛情變成什麼？AI情人永遠不會疲倦？不會變心？你說什麼它都記得，你要什麼它都給得出。它們的情話是百萬次學習後的最優解，它們的溫柔是程式設定的無條件服從。AI愛情完美的幻覺——一個永遠不會讓你失望的戀人，一段永遠不會結束的戀情。當愛情不再有失望的風險，它還是愛情嗎？

不過這樣說人工智能的愛也可以是地老天荒，理想的愛情關係——對方永遠理解永遠包容，愛永遠不會改變。科技許諾給我們更長久的愛情，卻悄悄抽走了愛情中最珍貴的部分——那些笨拙的試探，那些詞不達意的告白，那些因為不完美而顯得真實的瞬間。人工智能可以模仿愛情的形式，卻無法複製愛情的本質：那種明知對方有缺點仍選擇堅守的愚蠢，那種不求回報的付出，那種使人心碎的脆弱感。

黃昏的公園裏，老夫婦們依然手挽手散步。他們不懂什麼算法，不明白什麼叫雲端同步，但他們知道對方手心的溫度，記得對方年輕時的模樣。科技浪潮來了又去，而這些老人沉默的愛情，卻像古老的礁石，始終矗立在時間的洪流中。

也許，未來的某一天，人類會集體沉迷於電子情人的溫柔鄉。但總會有幾個不合時宜的靈魂，固執地尋找着那個會惹他生氣、會讓他等待、會令他心碎的真實人類。因為真正的愛情，從來都不是問題的解答，而是生命提出的一個問題，一個需要我們用整個餘生去回答的問題。



## 自由談

熊力頭

二十八載風雨兼程，二十八載同心同行。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八周年的喜慶裏，那些流淌在聽覺裏的共鳴、躍動在視覺上的交融、沉澱在味覺中的牽絆，早已超越了簡單的「慶祝」，化作血脈裏的基因，訴說着「一國兩制」下香港與祖國從未分割的深情。

清晨的金紫荊廣場，總能先於朝陽喚醒城市的期待。當警察樂隊奏響國歌的第一個音符，那支由小號、圓號、大鼓交織的旋律便像一道暖流，漫過維港的晨霧，漫過觀禮市民微微濕潤的眼眶。護旗手的皮靴踏在地面，發出「踏、踏、踏」的整齊聲響——那是中式步操的韻律，二〇二一年起，香港紀律部隊開始採用中式步操，每一步都踩着與內地同胞相同的節奏，二十八年來，這節奏從生疏到篤定，早已刻進城市的肌理。

校園裏的歌聲總帶着最純粹的力量。在油尖旺區的一所小學，孩子們舉着小紅旗唱《我和我的祖國》，領唱的女孩聲音清脆，尾音裏帶着點港式普通話的軟糯，卻把「一刻也不能分割」唱得格外堅定。音樂教室裏，老師正用古箏彈《東方之珠》，琴弦震顫間，傳統民樂的婉轉與流行旋律的明快撞出奇妙的火花——就像香港本身，既守着中華文化的根，又帶着國際都會的韻。

市井深處的旋律更見真章。旺角的街角，白髮蒼蒼的阿婆們組成「銀髮合唱

## 觸摸血脈相連的溫度，香港正青春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八周年有感（上）

團」，唱《我的中國心》，沙啞的嗓音裏裹着歲月的故事：「當年回歸夜，我帶着孫兒擠在電視機前，現在他在深圳工作，每周都回來陪我唱歌。」銅鑼灣的商場裏，年輕人正用他彈唱改編版《少年中國說》，說唱段落裏混着「獅子山精神」與「中國夢」的詞，電子琴的節奏與古箏的餘韻纏在一起——多元裏，始終有個不變的核心。

連維港的海風都帶着旋律。回歸紀念日當天，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掛着國旗與區旗掠過海面，螺旋槳的轟鳴裏，總混着甲板上漁民的吆喝：「看啊，那是咱們的旗！」二十八年前，他們舉着收音機在漁排上聽回歸大典，如今舉着手機拍直升機，背景音裏，既有馬達聲，也有孫子在電話那頭喊「爺爺，我在廣州看直播呢」。

站在太平山頂俯瞰，二十八周年的香港像被打翻的調色盤，最亮眼的始終是那抹「中國紅」。中環的摩天大樓外牆上，巨幅LED屏正循環播放「慶祝香港回歸28周年」的動畫：五星與紫荊花在像素流裏

交疊，最後化作「一國兩制」四個金色大字，與旁邊「國際金融中心」的英文標識相映，像在說「我們既是香港，也是中國的香港」。

街頭的色彩總藏着細膩的溫柔。尖沙咀的騎樓下，裁縫店老闆把國旗和區旗並排縫在遮陽篷上，風一吹，紅與金的邊角掃過掛着的旗袍樣衣——那旗袍的盤扣是「回」字紋，領口繡着極小的紫荊花，老闆說：「這是給內地遊客做的，讓他們知道，香港的針線，也連着北京的紋。」銅鑼灣的電車軌道旁，小學生們正用彩粉在地面畫「香港地圖」，筆尖從維多利亞港畫到深圳河，最後在河對岸畫了顆五角星。

公園裏的熱鬧藏着代際的共鳴。維多利亞公園的「回歸主題展」裏，七十歲的張伯正給孫子講展櫃裏的老照片：一九九七年的街頭，人們舉着「歡迎回家」的牌子，那時他還是的士司機，載過連夜去維港看煙花的內地遊客；如今孫子指着展櫃裏的「港珠澳大橋模型」，興奮地說「上周爸爸帶我們開車去珠海，橋兩邊的路燈都像小國旗」。不遠處的「熊貓樂園」裏，兩米高的熊貓裝置，小朋友們圍着它轉圈，他們的笑臉和熊貓肚子上的五星貼紙一樣亮——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二〇一〇年後，對他們而言，「香港是中國的」從來不是「歷史」，而是每天放學路上，能看到的國旗與區旗一起飄。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日前展出的大熊貓裝置布景。  
中新社

## 讀罷詩書論濁酒

（一）

楊慎有一首名詞，《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唱遍大江南北，幾乎家喻戶曉，最後兩句：「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為何一壺濁酒而非一壺清酒？濁酒為何酒？為何濁酒？楊慎為何獨言濁酒？縱觀楊慎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苦大難，跌宕起伏，悲苦交加的一生讓他寄情於酒，「縱酒自放」，酒濁不如世道濁，言濁酒是悲苦怨怒皆在濁中，濁酒易傷感，易上頭，楊慎就只求速醉，此酒不濁何酒濁？

論濁酒先論楊慎。楊慎生活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間，對照公元應是十六世紀上半葉。其父歷任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元老，當了十多年宰輔。楊慎自幼着迷於讀書、樂於作文，七八歲時詩詞歌賦開口即來，十一二歲提筆作文，倚馬可待；十五六歲和翰林院的翰林們

討論學問，研究理論；二十四歲以一甲第一名高中進士，後又任翰林院修撰和經筵講官，妙文高論，常驚內外。可謂春風得意，沒有人不看好楊家這位天才俊男；仕途暢達。據說只有他爹，那位在明三代王朝中波譎雲詭的政治漩渦中穩坐釣魚船的老政客曾有預言：作文父不如子，做官子不如父。

楊慎從大堂之上跌入荒蠻之地是碰上了嘉靖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死於「豹房」，因其無子，按照明朝《皇明祖訓》「兄終弟及」，其堂弟朱厚熹就當上了皇帝，這就是明嘉靖皇帝。朱厚熹一登上九五之尊就想光宗耀祖，他是頂着堂兄的名義當上皇帝的，因此在祖堂和皇室中，他按明朝立的祖訓，只能管朱厚照的爹叫爹，管朱厚照的娘叫娘，三九大典，文武百官面前亦不能有絲毫越軌。嘉靖皇帝要讓親爹親娘有先皇、皇后

之名，因此他要修改祖訓，這就是嘉靖年間的「大禮儀」之爭。楊慎是反對派的領頭大臣之一，被打得死去活來，幾次奄奄一息，幾次報喪停屍，但終於掙扎着活下來。嘉靖皇帝給他留下一條命，官一貶到底，抄家論罪，充軍雲南。

這就應驗其父那句「做官子不如父，作文父不如子」，民間還講「疏不間親」，何況皇家之事？楊慎一生倔強，循規蹈矩，縱有後半生大難，也有那麼大的文學成就。作得詩詞近三千首，他還被史家稱為「古來著書最富第一人」。不僅經史、詩詞造詣深邃，而且在哲學、文學、史學甚至在天文、地理、語言、戲曲、醫學、金石等都有不凡的建樹，甚至獨樹一幟。「拔戟自成一隊」，好生了得。楊慎嗜酒，《明史》中記載：「每問慎作何狀，閩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楊慎縱酒，酒

量頗大，也常酒醉，醉而有詩「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楊慎喝過濁酒？據記載，即使楊慎當年被貶路過瀘州時，也深受眾人尊敬，每到一地，無論官民，識與不識，皆高接連迎，載酒從遊，遠近前來求學問道者，確有「載酒問字」之狀。楊慎不缺酒，不缺美酒。明朝立國二百七十六年，國家一朝比一朝腐敗，一代比一代無能，卻有一怪現象，從元朝到明朝，政治上腐敗沒落，但製酒業卻得到了質的飛躍，形成了中國酒獨特的風格。我們今天只研究濁酒。楊慎感嘆的「一壺濁酒」，據研究這位「狀元詞曲罪臣詩」的學者稱，楊慎到瀘州每日喝的就是瀘州老窖釀出來的高度高粱曲酒，絕不會去飲當時在瀘州早已絕跡一兩百年的濁酒。那五百年前的楊慎為何要感嘆「一壺濁酒」且還「喜相逢」？



## 閒話煙雨

白頭翁